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
 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
 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夫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悉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一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二

冠帶園橋門

屏石戴璟著

凡天下之絕無而僅有者則人必翕然以駭而聳然以觀三代之時庠序遍天下人人由於詩書禮樂之中如穀粟布帛民生日用之所必有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也何至觀聽於橋門之外哉世遠人亡經殘教弛上之人不知所以教下之人不知所以學久矣漢武設庠序似矣而海內虛耗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光武中興初起大學自馬上論道投戈講藝有以開儒學之源矣逮明帝引三老五更講論經理正若鼓雅樂於淫哇並奏之餘燭庭燎於長夜晦冥

之日安得不起人之樂聞而快覩耶愚所惜者人主不以正心脩身為倡率表正之機而徒尋章摘句為辨難討論之計此豈急務耶夫六經之道其大如天地其深如江河其奧如鬼神自秦漢以來雖以董仲舒毛萇楊雄諸人尚不能深探其旨而况明帝移氣體於富貴之中援經學於腐儒之口且求佛書立僧寺以貽千萬世無窮之害此稍知義理者不為而謂講論經理者可知是乎母亦性聰察自執已見而諸儒承風莫敢誰何也豈有大識見有真議論足以破群疑而折衆言者耶然則明帝之正坐自講亦侈美觀而已

圖功臣於雲臺

光武固千古英雄之將然當三精務塞九縣懸圃之秋

而能斬艾蓬蒿混一區宇何莫非群臣汗馬之勞運籌之力耶故明帝追思前烈而畫功臣於雲臺始鄧禹終劉隆凡二十八將益王常至卓茂合三十二人帝可謂得報功之典矣其視前魚之棄走狗之烹者豈可同日語哉愚所惜者明帝知報功之典而不能第高下之次鄧禹為首固也馬成何功而魁吳漢之上王梁何功而與賈復之先至於陳後之功必不大於耿弇杜茂之功必不優於寇恂馮異豈可屈傳後之下祭遵豈可幾王霸之後哉凡馬援南淨駱越西暑燒種有大功於漢而以椒房之親顧不與焉故東平王蒼亦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此公論在人心不可泯也明帝但笑而不言吾知之矣史謂援以椒房之親不與雲臺愚謂此明帝

之托詞耳夫援之仇人曰梁松松尚帝女者也觀意以明珠之讒雖光武之英明尚蠱惑焉吾意明帝必為梁松異議所搖而後棄之者也且不觀張敖高祖之子婿樊噲呂氏之外戚乎元功十八人教噲亦與焉明帝此舉何不法祖而自出由東耶嗚呼援以西川英雄身不能享葬祭之哀名不得與繪畫之榮吾知援在九泉下不瞑目矣至於來歙有勸隗囂之智有破隴蜀之勲有死國事之忠雲臺繪像棄而不錄當時公議又安在耶愚故為之不平而竊論之

雲臺諸將功業何如

雲臺諸將功業載于通鑑畧矣愚竊采漢書以揚其幽光發其邪慝焉定故鄧禹杖策追及而建延攬英雄恢



復先業之策張良之運籌也耿弇勸父來歸而著會兵廣阿畧定齊地之功韓信之開基也拒洛陽狗燕趙馮異也而未嘗自伐其功尤人所難焉追尤來平新息賈復也而未嘗自言其功惟君所知焉祭遵取士用儒雅歌投壺可謂之儒將矣若朱祐之質直崇儒李忠之立學卅陽亦其次也吳漢八戰八克隱若敵國可謂之勇將矣若堅鐔被三創以擊董憲耿純發三矢以破赤眉亦其似也擊五校曰杜茂擊李憲曰馬成而成之為邊人留屯其德感吏民深矣拔綿竹曰臧宮屠郫郫曰任光而光之作檄文降賊其功著社稷備矣寇恂守河內固有聲矣且其守潁川而借寇一年有長杜之留焉其生榮也景丹破王郎固有力矣且其守弘農而視事十日

有卧鎮之詔焉其死哀也陳俊為琅琊太守而群盜自散姚期為魏郡太守而元惡自誅傅俊謁襄城而母弟為人所滅邳彤征王郎而父弟為人所擒皆為國不顧家者也岑彭平蜀都而見刺於盜劉植討密賊而卒死於軍皆為國不顧身者也王霸破劉紆而萬脩王梁從定河北者也蓋延擊董憲而馬武劉隆從定嶠南者也至於早識真主從起春陵李通之智也發下江兵共誅尋邑王常之忠也惘惘安豐竇融也提挈河右奉圖歸忠進退之禮良可言矣斷斷小宰卓茂也道不拾遺蝗不入境循良之政有可褒矣雲臺諸將之功其畧如此然就其中而品第之或不足於才能或有愧於節義何者建萬全之策決千里之勝才之全也寧守箕山之節

不受新室之官德之備也吾觀純也為莽納言士丹也為莽侯王相融也為莽建武勇光也為莽鄉齋夫忠也為莽新博長彤也為莽和成卒正夫莽以篡弒之賊而甘心北面焉君臣之義安在耶至於宮之矯制取馬梁之遺勅發兵漢之縱兵暴掠茂之斷軍廩繚劉隆之墾田不實傅俊之乞求賜錢馬武之坐殺軍吏賈復之欲仇寇恂皆於德可議也若夫禹之妄付馮惜異之曲從二鄧智者千慮之一失耳朱祐之為鄧奉所虜馬成擊武谿無功母亦有愧於將才乎論至於是而諸將之是非得失如指諸掌矣豈為史家所欺哉

劉平以善政被徵

孝百行之本衆善之源也是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劉公子長全椒有善政蓋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也事
兄弟則順可移于長也撫孤慈則愛可及於民也平為
母逃難乞生歸食孝可知矣為孫明吏以身代死順可
知矣是故全椒無係囚母亦教化所能及使人各親其
親長其長幼其幼而臣庶罔干于正乎明帝徵為諫大
夫所以表正風俗培養氣節也愚所憾者平抱女棄子
鄧伯道事相方也詰賊請烹與孔子微服過宋何如哉
此賢者過中之行不可為後世法也用是觀之吾意平
之善政乃當時之所謂善政耳夫豈有合聖賢大中至
正之道者耶

四姓小侯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山禮蓋貴游子弟未免襁褓而加

青紫之秩絕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故白居易有詩曰
二十襲封爵門承勲戚資讀書眼欲暗素筆手生胝朝
從博徒飲暮有娼接期平封還酒債堆金選蛾眉声色
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嗚呼論貴戚子弟盡之矣東漢之
興若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皆外戚也迹其子弟生長富
貴之中由前所言者未必無也苟不為之擇師以教導
之則周勃所謂寶長君不學復效呂氏大事豈可測哉
按左傳栾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膏梁之性難正也叔向
曰齊俗胥原狐犢慶伯降在皂隸夫生為閥閱死為孤
鬼豈其性然哉學與不學而已矣是故明帝立學建師
號四姓小侯其所以保全世家之意何深切耶以此為
防而後世猶有馬防輩犯法削爵奪國者

毛義奉檄

孟子曰不孝有三而家貧親老不為祿仕與焉夫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啜粟飲水盡權亦足矣潘安仁所謂何遠膝下色祿而屑屑從斗筲之役哉書曰爾嗣股肱純其忝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用孝養厥父母是事親以色養能順父母於家祿養能榮父母於國嗚呼此毛義以府檄為安陽令喜動顏色歟昔穎考叔有言吾親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義之奉檄而喜蓋以親食已所耕之粟不若食君所入之祿也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十鍾而心悲夫祿不及釜而曾子喜之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義之喜檄其曾子之樂三釜歟嗚呼使義母死而徵辟復至則是為祿耳而不為祿養矣豈足以啓張奉之嘆服來孝章之褒寵哉

耿恭拜井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姜詩以順而水湧於舍側王彭以哀而水湧于墓旁李廣利以勇而水湧於營中也然則耿伯宗拜井而得水湧豈非精神所到志氣所召者耶唐子西作卓錫泉亭記曰世間萬有心想所生此之謂矣考史伯宗乃耿廣之子鮑昱比之蘇武范曄擬之蘭相如蓋其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之中對數萬之衆感激奮發有進無退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也其拜井得水復何疑哉嘗異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易之并泥不食舊井無禽也勢亦危矣逮其向井再拜噴若玉竇泄為瑤池淨如醍醐莹若琉璃有如權得輿所云

者倏至走蛇捷來翻雪聲雄霹靂勢倒嶂嶂有如朱元
晦所云者是故吏士揚水之餘虜即遁去是揚斗升之
水而勝數萬之師也吾是以知一真之外無復餘物天
下豈有難為之事哉

宋均去獸

愚嘗讀韓愈猛虎行曰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又讀
歐陽永叔猛虎歌曰頭垂尾不掉百獸自然降甚矣獸
之頑悍跳梁莫如虎也宋叔庠守九江先是九江有虎
患叔庠至惟退奸會八而虎自北渡然則馮婦不必施其
技下莊不必逞其謀周處不必奮其勇矣均果何脩而
得此哉易曰中孚豚魚吉言至信可感豚魚也豚魚無
知之物且能感之况毛虫三百六十而猛虎為之長者

耶且虎之害雞豚猶貪吏之害百姓也孔子曰苛政猛
於虎楊子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此之謂矣先是江
淮患虎必有人貪吏哀凶鞠頑以戾氣感戾氣安得無虎
今奸貪去矣忠善進矣則頑自屏不至貪我黍黃鳥不至
啄我粟和氣薰蒸笑人以應虎雖異類自然潛乎默化
有不客已矣君子脩德之應固若此哉嗚呼吾不意宋
均以任子而能有異政若此也

馬廖勸成德政

馬叔平論改政移風意欲以始終節儉勸其君也不知
章帝之為君不患其奢靡也而患其有優柔不斷之過
觀其以上林池籩與貧民器伊盧屯兵省齊國方空穀
未嘗不即也特其寬厚太過流而為縱奸流而為喜功耳

馬叔平不能導之以正心誠意使之剛明果斷而拘拘以節儉為言亦末矣蓋叔平性寬縱與章帝類故言不及此也厥後不能勸訓子弟驕奢不謹馬防馬光大起第宅食客數百人今觀第五倫奏議謂防臘日用羊三百頭米四千石則其奢侈可知廖勸君節儉而不能以節儉訓子弟揚終與書戒之可謂深切矣而叔平不能從卒之有罪免官然則已不能正而欲正其君固甚難哉是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以此

朱暉諫行均輸

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故書言懋遷有無謂財穀流通各得其所也周官太宰九貢九賦之法王者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

有道用之有節以一人奉天下也易曰捨有孚元吉可貞利有攸往謂損所當損而有孚信非剝民以奉君而後其道大光也帝王不作而暴君肆縱欲之計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豈不盛而聚斂之臣豈不用哉若均輸之法起於桑弘羊而後世因仍不革者正謂庸君費出無經而藉是以為漁獵之計故雖孝章之賢亦習以為常恬不為怪嗚呼當時之所謂均輸蓋以益利歸官以布帛為租若可以濟國家之用矣不知吏多姦盜而下益困窮豈有孚貞吉之義哉朱文季諫之誠可謂達大體也奈何章帝切責諸尚書而使之自繫獄哉或曰布帛益鐵之議周官所不廢朱文季之

諫均輸賣直耳嗚呼王人導利布之上下也而豈瓊瑣與商賈為市哉考史文季年十三能拔劍叱賊志已不也及業於大學新陽侯陰就侯家而不見世柳之閉門也後為郡吏太守阮况市牛而不從李札之懸劍也奪璧與東平何其剛散財與宗里何其清贍張堪之妻陳揖之子何其忠暉之為人如此則其持蹇蹇之節於群邪橫流之中天植其性也豈得謂之賣直哉

班超立功西域

天道有陽必有陰人類有華必有夷思昔先王之世於夷狄惟嚴其紀綱脩其文德以謹華夷之界限其有跳梁不恭擾吾邊境則命將出師驅之出塞而已矣何嘗遣將屯兵無治不毛之地乎西域在漢光武閉玉關以



謝之此固不治四夷之心也奈何後世邊臣開募而復設都護以治西域有班超者至鄯善而滅胡虜之使此威震鄯善也至于賓而斬求馬之巫此威震于賓也至焉耆而斬其故主至疏勒而執其篡臣至莎車而敗其救兵至月氏而殺其副主設奇應變百發百中由是西域五十餘國重譯貢獻不負投筆封侯之志也不負虎頭燕頰飛而啄肉之言也史稱定遠慷慨功事西遐阻步葱嶺咫尺龍沙或擬之祭彤耿秉之流班超可謂有子矣自愚言之伯升之寬徐幹教任尚曉郭恂固亦有將兵之畧長者之風也然謂國家生事於蠻夷豈文德來遠之義哉初伯升效傅介子張騫之功介子斬樓蘭張騫通西域詭詐之術君子不道也而伯升何為效

之今其立功西域與二子相類嗚呼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共鄰超之震威於外夷孰知基禍於中國基禍於子孫哉觀其言有曰孤死首丘代馬依風不願望到酒泉郡但欲生入玉門關亦可哀哉何為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奇功自效哉未幾西域懷怨恨之心興報復之師既降復叛戰無虛歲陳睦敗沒矣耿恭見圍矣索班遇害矣是伯升立一時之功而貽數十年之害也柳子厚所謂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徼狂疾之功其知言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刻薄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自作孽豈可活哉卒之班勇以下獄班始以腰斬八議不裁而三族皆赤天道好還無毫髮爽而世之窮兵好武者每迷而不悟可慨也夫

曹褒制禮

君子之道譬則坊歟禮禁亂之所自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是以先王之立禮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郊社之禮所以信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則至禮不讓而天下治矣禮之責其大矣乎然吾聞之曾子之出祖子思之哭廟有子之組纓子路之喪姊伯魚之哭母冉求之攝帛子夏之喪明凡此皆聖門高弟尚不能無戾於禮何哉孔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禮器曰先王制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樂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甚矣制禮之難也曹叔通承認議禮宜廣
集真儒取先王制度而斟酌之假十載之編摩成一代
之制作則猶不至大有繆也曹褒計不出此不宗之以
古制而雜以五經讖記之說不正之以群儒而出於一
人制作之手不磨之以歲月而成於一年草創之驟蓋
不待見其書而已逆知其駁矣吾知制朝廷之禮必不
能明君臣之義也制喪祭之禮必不能盡父子之情也
制射飲之禮必不能明長幼之序也制婚冠之禮必不
能序男女之別也當時張脯等奏褒擅制漢禮破壞聖
術宜加刑誅其不照人心可見矣章帝以一變目之不亦
野哉朱晦菴評之曰曹褒奏所撰制度是蓋不成之為
禮以為徒褒之所撰云耳而豈足謂之禮哉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夫孝德之本也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是故養
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卒為難孔子曰立身行道揚
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至也又曰君子人之成名也百
姓歸之名為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
之名也夫為人臣而能立身行道以成其親之名此之
謂忠臣此之謂孝子孰謂忠孝有二道哉此常孟遠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說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或曰負米者
仲由而附衛輒馴免者蔡邕而事董卓臥冰者王祥而
臣司馬昭是何孝子之門及有不忠之舉哉予曰孝者
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而謂之孝可乎哉數子不過孝
之下者耳其不忠也何足怪哉然則常孟遠果孝乎父

母卒哀毀三年出廬羸瘠骨立安貧樂道雅稱儒宗則
孟達雖未造大孝之域其亦知而弗去言之親切而有
味者也然則天下後世亦曰常賢幸哉有孫是成其親
之名也亦庶矣乎

上賜郭賀之服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
觀畫翟之文榮華之色迺染帛以效之始作五絲成以
為服凡十二章若舜制象服禹美黼冕伊尹以冕服見
嗣王至周而制大備所以報功章德貴人尚賢也是故
衮冕黻珽昭其度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
其物也三辰藻旒昭其明也子太叔曰凡文六采五章
以奉五色詩曰玄衮及黼黻衣繡裳常服黼哱玉藻曰



諸侯裨冕以朝古人之重章服如此漢明帝賜郭賀三
公之服豈非斟酌古制以旌賢能以勵風化哉今考漢
之章服以旂幟則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而為冕旒衣裳
文章者始自明帝也明帝之賜郭賀蓋以嚴德仁明郭
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之歌朝野傳播賞一人而欲使
千萬人勸也然自君子觀之行賞者不過聲色之末務
而豈有不視功載之誠哉受賞者不過服命之偶得而
豈有受命篤弼之功哉何也漢明帝以嚴急為治而非
帝王之治也以異端為教而非聖人之教也民之所從
也在所好不在所令雖家賜章服以為勸亦何以美風
俗哉賀於三公之服白揣過情之譽辭之可也辭而不
獲則曰子之服安且吉或服以朝或服以祭可也而乃

漢書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卷六十一

漢唐卷十一
從行部去權帷之勅是豈老成持重之風哉吾意嘗贊
之行部豈若周公居東而東人有我觀之子衣繡裳
之喜歟母亦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歟考史賀立朝
建白惟能明法曉故事則亦中才耳而獨賜三公之服
其亦桓榮為三老五更之徒歟

楊終等請罷邊兵

春秋有益於治道也久矣揚子山以開三十六國請罷
邊兵且曰春秋水旱之變皆嚴急所致既而班固等以
先帝所建不宜回異子山復引春秋以辨之蓋曰春秋
毀泉臺則譏之舍中軍則大之此帝從其議而有罷邊
之命也若子山可謂有用之學矣使為人臣皆如子山
以春秋事其君則何以陷君於好大喜功之域而班超



傳育張紆閑寵輩何以生事邊陲遺無窮之患哉然則
子山其深於春秋乎曰是亦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
春秋記災異不記祥瑞所以警人君先事之防也其稱
大有年記異也非記祥瑞也子山以帝東巡鳳凰黃龍
並集作贊頌十五章是未免近於阿世也夫瑞應依德
而至災異緣政而生章帝以竇后濁亂既殺宋氏兩貴
人而并廢無罪之太子又殺梁氏兩貴人而并及無罪
之梁竦是垂心戾氣上干天地之和於是妖星孛於紫
宮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此其於天人感應之
機瞭然矣有何德政而致鳳凰之畢集而改元章和哉
子山何志慮不若何敬而為此無稽之頌也吾固曰子
山罷兵之議不若重子正心之策然後可謂之深春秋

庶范守雲中

自古夷狄以氣桀驁常有得中國之心以性狡猾亦常有畏中國之心所以侵中國者彼見吾倉廩府庫之盈金玉貨貝之富子女衣冠之盛故朝而攻吾左夕而穿吾右乍而擣吾壘驟而襲吾營繞而示我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此其勢甚於突如之豕負隅之虎而中國之人方且見旌旂而目眩聞金鼓而氣奪憂國者安得不為凜凜哉所以畏中國者不畏吾有不可敵之兵而畏吾有不可敗之將古之善為將者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形有所不守勢有所不攻氣有所不戰而其要以人心為保障以士氣為金湯而已孫子曰視人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俱死東都之邊備弛矣庶叔度守雲中能列火以疑其心奮追以勦其首人皆曰叔度有出奇應變之功也而孰知其以人心為本哉叔度之得人心不可考矣予自其守成都有五袴之歌推之則必以治成都者治雲中而使生民有含哺鼓腹之懽士卒有投石挾纊之樂矣是以以孤城而抗數萬之師如老熊當道隱然有不可犯之勢奚必破龍庭焚罽幕銘燕然而後為奇哉是故為將一也得人則為虎不得人則為鼠吁可畏也哉

寶憲勒功燕然

古之為國家患者莫如匈奴然自肅宗即位匈奴未嘗寇邊則未有可伐之罪矣今寶憲以盛夏興師出塞至於三千里抑不知此兵為何名耶世之馳志撫掌志欲

以一九泥西封玉門關者莫不曰實憲還職巡御理兵朔方鷹揚之技螭虎之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羗侯王君長之群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朱旗絳天文甲耀日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齒絕大漠斬溫禺以鬻鼓血屍遂以朶鞬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海外有截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乃封土刊石昭德示威自衛霍以來一盛舉也傳誦燕然之銘者孰不為之膾炙乎然自愚觀之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宣王之時猥抗內侵但六月薄伐至於太原耳實憲假王師於繅之威乘胡虜衰微之運內治弗念而遠畧是勦此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有

何功可紀而勒之石耶考憲之所以事此伐者蓋由殺都鄒侯於屯衛之中以此贖罪耳然則燕然乃罪人逃死之地而自以為功耶此所以不勒功於清廟而勒功於燕然戎虜之所處以是為可欺也殊不知戎虜之異類可欺而中國之公論其可昧乎魯未幾何益肆跳梁而折足形渥之凶莫可逃者諸葛瑾所謂失旦之雞復思一鳴庸可得乎然則東方朔所謂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其憲之謂矣嗚呼憲有燕然之功而當時無八議之裁後世無六韜之譽豈非下流君子所惡耶愚惜以班固大儒而為燕然之銘則亦下流之人矣

班固死獄中

東漢自是吾必以班固為稱首然而終死獄中豈韓退

之所謂凡為史氏天禍人刑必有所歸哉噫不然也孟
堅之死獄非以作史直筆之嫌而以立身下流之咎也
易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又曰乃亂
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無咎言君子之去就不可
不謹也不觀之物乎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
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外破子死巢非不完也
所係者然也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高山之
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所長也所立者然也蘭槐之
根是為白芷其漸之脩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
美也所漸者然也是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豈可
咸股亂萃以取一握之笑哉竇氏以外戚之親四侯一
后三公主權勢浸淫盜干天柄滿而必溢天之道也而

孟堅以文學之美為幕府之安
權自恣既殺尚書郵壽樂恢又
救而徒以典文章為業比其失
人如此正不義之富貴李湛所
福張九齡所謂火盡灰冷必有
書何慮不及此而乃以為若蓋
與有言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
他日憲誅而固亦不免將孰咎
立身行已自有法度最不可苟
融之從梁冀蔡邕之事董卓皆
妄隨豈文學多浮華不實哉見
不可不明大學之道

此失之於前也遽憲事
殺都鄉侯暢固阿隨不
之於後也夫以憲之為
謂海市蜃樓非長久之
凍烈之灾也固博極群
托巢以白芷漸脩陸得
婦女留髮須眉此之謂矣
乎嘗因是而論之君子
也若班固之從竇憲馬
以高才鳴天下而志在
迥不真焉耳是故君子

鄭衆辭多受少

鄭季產一刑餘之人耳能與秘卅詠克清大憲逮論功班賞又能辭多受少焉固若有廉注項之節矣然吾以為東漢之亡自鄭衆作俑也何也宦者四星固在皇位之側然不過如月令審門閭謹房室田四禮守門禁掌文戒而已而豈可與政事乎方和帝與之密謀衆曷不辭曰此國家大柄乃三公之事而刑餘之人不足以辱委任則帝必以司空袁隗司徒丁鴻任之專而托之重矣奈何居之不疑而濫竊大柄衆之意蓋曰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吾將踵前躅而效奇策也不然豈乃亂齊伊戾禍宋成一時之功而貽百世之害其誰為之開端哉自是順帝之誅閹顯桓帝之誅梁冀皆

與宦官謀之習為故事此衆失之於前也逮元惡授首而封為勳鄉侯此班賞之優且渥也衆當以死力辭如呂強封侯不受柰何舍掃除之役享茅土之封乎夫賞之金帛則辭多受少賞之茅土何不辭尊居卑乎夫向也金鎗右貂之服今也山龍華虫之衣向也掖庭末巷之賤今也高牙大纛之榮祖宗制度于此掃地矣自是孫程封侯而有養子襲爵之令左瑄封侯而有回天獨坐之號甫節封侯而有黨錮諸賢之禍迹其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同惡相濟其徒實繁是故忠賢憤而欲去之然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盛則俱傷而兩敗而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社稷因之丘墟矣揆厥所由何莫非衆為之開端哉

鄭衆兩名

凡通鑑載姓名相同而同出一時者人多誤認為一人如吳起田文論功此田文史載文已死公叔座代為相距後養士之田文相去十數載矣豈可為一人耶鄭衆一字仲師乃不受梁松之辟不屈單于之禮者也一字季產乃辭多受少者也范曄作史一載之列傳一載之官者傳固不同矣愚見今之讀史者不考正史之始終多總二人之事而為牽合之說也故為之皂白云

和帝繼孝昭之烈

人主以善繼善述為大孝太甲曰視乃烈祖無時豫怠顧命曰嗣守大訓無敢昏逾又曰率循大卞以答揚文武之光訓言人君當以繼述為務也和帝之時實憲凶

險驕橫即上官桀之故智也帝孤立於群邪根據之中而能以計奪其政柄正之典刑其於昭帝之年方十四而誅上官桀若合符節可謂能繼先烈矣愚所惜者孝昭之誅上官桀與丞相大將軍謀此政出於一而朝廷尊和帝不與三公謀而與宦者謀故外戚之禍根雖翦而閹人之政柄復移於是而廢置天子如孫程之立順帝者劫遷太后如王甫之於竇氏者黨錮名賢如曹節之於李膺輩者故青善千里草乘時起陸梁而漢鼎移矣豈非和帝之封鄭衆為之禍階乎即是觀之和帝於繼述之道殆有所未盡也

太后猶臨朝

按春秋書杞伯姬來求婦言婦人不可與國事也王后

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行於國中禮也漢
鄧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有膠木之風可謂賢矣然愚
特惜其久戀大權而不知止也夫安帝是時春秋十二
若選經明行脩之臣如魯恭之忠厚楊震之正直為之
前疑後承出師入保則亦足以理國政矣柰之何猶臨
朝聽政以終其身可已而不已哉是故鄧康諫則斥之
安世翊諫則罪之杜根諫則撲殺之此以女統男以陰
逼陽而日食大水雨雹旱蝗之變間見層出至於地震
尤多史不絕書蓋以地道宜靜而動以著其應耳或曰
太后臨朝檢鄧氏之客罷魚龍之戲舉隱逸之士減廐
馬之食賜流民之粟錄係罪之囚撤元會鼓樂省宗廟
節物率命婦謁廟聽大臣終喪善政良法雖英明之主
不過也而何以譏之哉愚謂鄧后臨朝專用刑人參用
士人之制不存馴致宦官專恣為心腹之疾皆鄧后為
之也且其殺周章戮何敞誅江尚未免失於淫刑也然
則功罪相半亦豈盡服人心哉他日鄧氏一門或誅或
寬幾至赤族蓋有以來之矣

鄧騭推進賢士

以人事君大臣之職也鄧騭以貴戚之卿而能推薦何
顯李郃楊震陳禪等史謂頗推薦賢士不以此乎然不
謂之推薦賢士而謂之頗史臣有味之言也易曰豐其
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謂遇一暗主而就同德則吉也
于時虞詡涼州之議是飛虫弋獲既之陰女者也而反
予來赫使之長朝歌是置之盜賊之衝投之陷阱之地

孫子所謂登高去梯之計也。此以賢者可如是乎。嗚呼使
 隲學易而遇夷主焉。則龍幡鳳逸之士。彈冠振衣樂欲
 為用。告爾憂恤。誨爾序爵。以輔身於萬全之地矣。何至
 遭不理之口。蹈不測之淵哉。白居易有詩曰。巧言構人
 罪至死。不相疑。明則有刑辟。幽則有神祇。隲之薦虞詡
 是委之。死而人不知也。身臨大戮。夫何辭哉。

關西孔子揚伯起

自生民以來。莫有盛於孔子。而揚伯起擬之。蓋以孤貧
 好學。似孔子之好古敏求也。通達博覽。似孔子之博學
 知禮也。教授諸生。似孔子之誨人不倦也。不答州郡禮
 命。似孔子之不見陽貨也。諸儒所以關西孔子擬之
 也。惟孔子之德。天地不足。而大日月不足。為明以夷之



清惠之和尹之任。尚不能造闢奧。而況於揚伯起乎。他
 不暇論。姑以出處一事言之。方永初元之時。江京以關
 宦專權。王聖以乳母用事。閭閻以外戚亂政。此正群邪
 幅轡。吾道晦冥之日。震於此時。如周燮馮良。辭包辭召
 不至。則肥遯無不利。此上策也。既不能然出而為司徒
 為太尉。則豈可坐視小人濫竊名器。而不為之所哉。吾
 謂若以孔子處之。必為正卯之誅。必為費城之墮。否則
 見女樂而遂行矣。豈肯道不行而淹三年。耶。震奏一乳
 母而不能除。奏一宋揚而不能去。則是既無克亂之才
 又無見幾之智。可知矣。他日。陽亭飲醜之禍。其誰咎
 哉。然則震於孔子之道。知之不能真。行之不能至也。燕
 雀安可擬。鸞鳳犬羊安可方。虎豹哉。

仲長統昌言

統之倜儻敢言其論策免三公似矣然以昌言為名抑何自任之過耶夫有昌言者必有昌行也公理博書記贍文辭今所傳昌言凡三十四篇或稱其可繼楊雄之後愚伏讀之則見辭藻層出足以刮目而奪氣也但其為人之迹深有可罪者夫曹操天下之大賊也苟或舉為尚書郎參曹操軍事則是畔賊之黨也獻帝即位之歲統年四十一而未聞有伏節死義之事然則公理言不顧行其與楊雄一律矣能逃黨惡之誅乎韓昌黎之贊公理也曰州郡會召稱疾不至初舉尚書後參相事卒不至嗚呼公理果不赴曹操之辟則必不為尚書郎不參承相事矣天下豈可以文欺哉昌黎又曰文章足繼

兩京四十一終何其短耶則曰不忠不孝之徒雖有文章何足齒錄且年至四十一亦罔而生矣又可憐其短耶

災異策免三公

三公之職本以燮理陰陽鎮撫百姓然使委國授政而百姓不安災異不息則三公之責也以是而策免之猶有可諉者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即尹惟日言位有大小而得失之徵有一歲一月一日之不同也自光武不任三公而為太尉為司徒為司空者職名徒設不復得行其志則雖卿士之名則與哀帝熒惑守心而殺丞相翟方進以當之者事相類矣昔宋景公不肯移相而漢法之弊至此耶此仲長統昌言之意也厥後曹不

纂位始能除災異纂免三公之令母亦曰昌言啓之歟

震畏四知

楊震畏天地人已四知不受密令金有素絲羔羊之節
矣然愚以為震當群邪用事之日上而雨雹天知其國
政之亂也下而地震地知其君德之衰也徵薛包而不
拜聘周燮而不至人知其禍機之及也何震獨不之知
不之畏而耽戀三公之權久不知去耶且大臣之道合
則留不合則去今奏一乳母而不能除復何顏立於朝
耶不觀之犧牲乎末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
欲為孤豚不可得矣夕陽亭之禍是犧牲而入太廟也
將誰咎乎

虞詡捕盜

虞詡論涼州不可棄者三事此可謂通達國體者也鄧
騭以忤已意使之長朝歌以當盜賊要害之地正揚億
所謂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因疾藜尚弯弓而未
已其謀險矣然詡卒能設三科以誘之縫采裾以禽之
而群盜駭散縣境盡平誠能當盤根錯節以別利器黃
瓊所謂有將帥之宏規也夫生德於予鄧騭其如虞升
鄉何

虞詡有將帥之畧

詡祖父經有于公之風遠字詡以伯升亦以于定國望
之也詡果能通尚書而有將畧可謂光先烈矣以詡之
將畧言之論涼州有三議知守邊之宜也治朝歌有三
科盡發姦之術也至陳倉則停車宣言以散其兵至武



都則增竈易服以示其衆增築保壁以為保障之計開
通水運以為儲蓄之基二十弩射一人計之奇也二十
人市一馬策之上也是雖賴馬稜寬轡策而謂得以自
見也然亦有將帥之畧終不可揜矣使於此而當太尉
之奇則謨猷克壯韜畧兼施先零必不敢橫於東鮮卑
必不敢擾於西匈奴必不敢寇於北張伯路必不敢叛
於南威聲義烈折衝千里之外矣柰何為鄧騭所惡而
終守武都之郡使千里驥足弗之展焉嗚呼此豈謂之
不幸也乃漢室斯人之不幸也

子國有顏子

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荀淑稱其八顏子必其言可法
行可師者然于時春秋方十四則其結練猶未熟而志

向則有在矣此淑以顏子稱之也然則憲果可比顏子
歟曰憲之天資甚高觀其不屈王龔之辟庶幾乎用行
舍藏之義也然師友淵源所漸未有真儒以為之宗故
其器度雖大而弗能不違三月之仁識見雖高而弗能
從事四勿之語此憲之所以止於憲而後世莫有傳者
矣或曰叔度在當時戴良見之而嘆其瞻忽蕃舉思之
而去其鄙吝郭泰留之而稱其汪汪千頃波今子獨何
以知其不及顏子耶噫吾道大矣顏子以聞一知十之
資而又兼以復之不遠語之不惰故能有為邦之問亦
足以發使天假之年必有大著述以詔後世矣憲之時
若鄭玄馬融鄭衆雖皆當時名儒然或偏於異說或失
於立身而師友淵源不及孔門之正多矣憲不過天資

漢唐卷十一
漢唐卷十一
之美而暗合於道者故四十八年間畧不能推先聖之道立一家之言然則方之顏子不亦有愧乎雖然使憲得人以造就之則憲其回矣

清白遺子孫

祖宗之好尚子孫之儀刑也世固有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故遺之子孫有種乳三千兩胡椒八百石珊瑚六七株若可寶矣俄而朱輪華轂一跌而赤其族是遺之富貴孰若遺之以清白哉書曰無總寶貨敢殉貨色蓋知財之為害也於物亦然魚貪餌以入其鈎鴻貪豕以離于網是故君子以膏粱為汚而有脫粟之節蓋以此也漢之楊震卻暮夜之金而不立產業其言曰吾使為清白吏子孫以是遺之嗚呼震亦聞吾道者哉

蓋嘗論之吾道使人重不如此使人愛財利使人嫌不能使人忘必爛如清水置在工上壺如杜子美之句而後謂之清白必方貞相映表裏皆徹如姚崇之誠而後謂之清白震也受歐陽尚書於桓郁蓋不徒矯激之清有自然之清矣安得不慶流後衣冠乎故自震至處四世太尉若東之救李雲處之誅王甫賜之論龍蛇脩之辨雞肋或為忠臣或為才子是亦清白所遺之功也其視一跌而赤其族者何啻天淵哉或曰子以伯起為自然之清則以關西孔子地位譽之也予曰清乃聖人之一節耳何足為過吾謂震有自然之清驗之天地人情可知矣彼其生則有鱣魚集於堂前死則有大鳥哀於墓側凡

漢唐卷之十一
陽之禍雖慘於風霜華陰之碑尚昭於日月非自然之
清而能之乎使其為矯激之清則生不肖子覆墮家聲
矣何以德業繼世東京名族哉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二終





